

# 种一片庄稼在心田

刘亚华

小区后面有一块空地,因为长期没人管理,那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有一次我赶时间,匆匆走过,不小心踩到一包厨余垃圾,新买的皮鞋沾满了黑色油污,让我恼火万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绕道避开这块空地。

那天,再次“放地重游”的时候,却发现那块地被人整理好了,种上了蔬菜,嫩绿的苗正破土而出,有了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这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欣赏起这块地来。

再以后,我时常经过那块田地,看绿色的小苗,日渐茁壮,看青的辣椒、紫的茄子,还有碧绿的空心菜,它们欣欣向荣的样子总能让人心生美好。我发现其他人也一样,都喜欢围着这块菜地穿来穿去,眼里似有丰收的喜悦。

前些天碰到菜园的主人,一个约摸六十岁的老妇人,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原来这块地儿,长满了野草,被您这么一弄,现在都寸草不生了啊!”她呵呵地笑起来:“是啊,要想一块地不长草,就得种上庄稼。”我仔细揣摩老妇人讲的话,觉得蛮有道理,同样的一块地,如果不管不顾,那么野草就会肆意生长,但若是种上庄稼,便会呈现另一幅图景,种上了庄稼的地儿,谁还能让它长草呢。

想起高考落榜后,我到广东的一家工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员工,长期的加班加点,我疲惫不堪,更让人失落的是,每天都觉得极其空虚,难过了。表哥看出我的郁郁寡欢,对我说:“你原来不是爱写稿吗?你可以试着写点东西出来。”表哥为了鼓励我,还帮我报了一个汉语言文学的自考培训班,他说你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你心灵的花园,才会繁花似锦起来。

从那天起,我开始拾起丢弃了很久的爱好,和文字相互取暖起来。

文字的世界丰富多彩,我时而哭,时而笑,每每忙忙碌碌,但因为心里有梦,一点也不觉得无聊,相反,我不断丰富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知识,我的努力还鼓舞了不少的室友,他们纷纷捡起书本,认真地阅读起来。他们后来都提升了自己,生活更加精彩了,人生更加圆满了。

有一本书上这样说:要想除掉旷野里的杂草,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种上庄稼。要想心灵不荒芜,唯一的方法就是修养自己的美德。是啊,只有种上庄稼的旷野,才能遏制住杂草的肆意生长,只有修养好自己的美德,不断增加自身魅力,充实自己,才能让心灵富足,让自身变得强大起来。

种一片庄稼在心田,心灵的旷野,才会绿意盎然,生机盎然。

刘亚华,女,湖南常德人,毕业后一直在广州、东莞、惠州等地打工,前两年才回到家乡。

# 小明的爸爸

张文捷

他已是一个熟练的精工  
三年学徒期的艰难,五年成熟期的平庸  
已深深嵌入他的履历  
生活用发黑的砂轮  
将他打磨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一个工厂的骨干,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一个儿子眼中无所不能的大力神

每逢出炉,映红的生活  
因阴影躲藏而失去轮廓和表情  
他目睹灼红的铁水流入坩埚  
仿佛金黄的谷粒倒进箩筐里  
即使在谁的皮肤上“啞啞”发响  
焦糊味中听不到呻吟  
——他们无法托举的  
是站在一座肉体废墟上的人

远在家乡的妻儿老母  
一颗柔软的心牵挂着三个亲人  
纵使命多聚少  
心中却充满柔情  
他用一双年轻又长满老茧的手  
擦亮机器,擦亮日子  
迎接每一个夜班后的清晨

为多领一份加班工资  
他经常提出加班申请  
他毫无觉察,事后更无从知晓  
一个人被工厂击垮的过程  
——一架脱轨的行车砸向他  
工业的齿轮和肉体的心脏,瞬间停止运行

万分之零点几概率的事故  
百分之百地降临这个家庭  
一切难以放下,又终于放下  
那个黑色的夜晚,工厂被搅得天昏地暗  
使很多人的心境,蒙上黑尘

张文捷,男,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湖北仙桃人,打工诗人。



鞠志杰

城市在黎明中醒来,睁开惺忪睡眠。

打开窗子,新鲜的空气呼地涌了进来,将夜晚遗留的气息一吹而散。极目远眺,天还没有亮透,蓝得不那么纯净,以至于让人有一种阴天的感觉。难怪,这是清晨五点的城市,太阳还没有把整个城市照亮。城市也不想一下子就被它晃了刚睁开的眼睛。

晨曦从遥远的天际一点一点向市中心蔓延,阳光慵懒地拨开云朵,擦着高楼的棱角,掠过街道边的树梢,温柔地洒在地面上。小鸟欢快地在树上鸣叫,稀疏的机动车驶过街道,清洁工人们正在做扫尾工作。街道宽敞整洁,张开怀抱,开始欢迎醒来的人们。

那个大妈,挎着一个柳编筐,甩着胳膊迈开脚步向早市走去。早市在边沿的外环路附近,方便农副产品集散。这是城市最先喧闹起来的地方,小贩们刚把还沾着露水的蔬菜摆在街边上,就围上来一群大爷大妈。人们挑选着,相中了就讨一口价,小贩也不还价,只说一句:“大妈,不赚您钱呐!”大妈觉得很中听,便掏钱买了。一天的菜都买齐了,便挎着篮子往回走。回来时就走得没那么急了,碰见认识的,路上拉着话,张家李家长短,小孙子又调皮了,说了个没完。

这边一位阿姨,穿着一身红色运动装,正向体育场走去。体育场有个暴走团,好几百人,都是一身红装,先到先走,后到的跟上,队伍越走越远,人越走越远。老远望去,走着一团火!

也有悠闲的老人,背着手,手里握着一只收音机,边听广播边散步。还有一身短装的小伙子,跑在马路上,无袖衫已被汗水湿透。两个女孩子正在街边的空地上打羽毛球,其中一个扎着马尾辫,挥一下拍发辫都猛地一甩,像一匹欢快的小马驹!

公园里有很多人晨练。早些年,公园有铁栅栏墙,上面是尖尖的铁钩头,看起来森严。后来,铁栅栏拆掉,改成榆树墙,人们可以随时出入,真正成了公园。人们在里面跳舞、练剑、打太极拳、杂耍、唱歌……有一位老大爷,应该是复转军人,天天早晨来到公园,对着榆树墙立正站好,打开便携式音箱,唱军歌。他嗓音极洪亮,没有什么技巧,但调唱得准,词咬得真。有一回他唱《送战友》,唱得有人掉了泪。

而在小区门口,会有一些临时搭起的早餐摊儿。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和煎饼果子,香喷喷的芝麻烧饼,滋滋作响的水煎包……食客们三三两两地围坐桌旁,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有的是出来溜弯顺便吃个早餐,有的则是刚下夜班。这烟火缭绕中飘飞着的

味道,正是老百姓真实平凡的生活。

早晨中的城市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河边,水是城市的灵魂,没有水的城市缺少灵气。很有幸,我所在的城市里有河,尽管只是一条季节河,河水也不算充沛,但在夏日里,特别是几场大雨过后,这条河总是给人们带来很多欢喜。于是,在晴朗的早晨,我都是骑着单车沿着河边走,十多公里,从城东一直骑到城西,河边百花争艳杨柳依依,柳叶甚至能刮到你的脸庞。这是一条专供自行车行驶的路,十分幽静,能真切地听见轮胎咬着路面的沙沙声。不时有全副武装的骑手从身边超过,他们猫着腰,头似乎都要贴到车把上,双腿蹬踏如飞,自行车箭一般地从身旁驶过,眨眼间就没了踪影。

我喜欢漫不经心地骑,还不时侧过头看河景。每段水都不一样,那一段宽阔平静,水上什么都没生长,这一段却长了密密麻麻的芦苇,不时传来几声水鸭的叫声。一连几日的,都见一位摄影师在水边支着三脚架拍水鸭。那天,我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应该是一家子,两只大的领着五六只小的,它们嘎嘎地叫着,在水面上欢快地嬉水。对了,还有垂钓的人,在一座桥边,十多位垂钓者一字排开,或立或坐,磨练着心智,手握钓竿严阵以待。

走完这段路,便上了新城的桥,然后来到宽阔的马路上。天刷地一下就亮了,蓝了,街上的人也多了



卡米耶·毕沙罗《雪中的林间大道》局部 络因供图

起来。当上班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涌到马路上时,城市的早晨便宣告结束了,真正迎来上午。其实,更多的人没有享受到城市的早晨,他们的一天差不多都是从上午开始的。丰富的夜生活和忙碌的工作不允许他们早起。他们的早晨,是睡梦的尾巴。

但是,城市的早晨很美,和城市一道醒来的人,可以悠然地浏览这幅美景,然后,作为景色的构成元素被另外的观赏者放进画里。

\*\*\*\*\*

# 商洛“八大块”

陈亮

提起“八大块”,对于我老家商洛山的客人来说,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无一不会联想到吃肉上。

在商洛一带,人们待客一向实在。话说“让人是礼,锅里头没下米”。可老人家却不同,那是在心底里真心诚意让人的,只要是到屋里来的亲朋,可是铁了心地相让——当然那是让你喝酒吃饭,碰到饭口,可是必定要给你拿一双筷子的,即使你吃过了饭,哪怕吃一口饭菜,也要眼着看你坐在桌子上吃了才会心安理得。哪怕叫花子到了门上,也绝不会给对方脸色看,更不会轻易拒绝施舍,处处都彰显着厚道淳朴的乡风民情,尤其在吃这件事儿上可见一斑。

逢红白喜事办招待,必不可少十三道菜肴,谓之“十三花”,就是十三道菜肴。这十三花里,除了第一道开席菜不在主菜之列,其余十二道菜分为四凉四热、六大六小。所谓四凉四热就是各四个老碗(一种粗瓷大碗)的凉菜热菜。六大六小,则是另一种“十三花”的上菜模式了,要有六个盘装的菜和六个粗瓷大老碗装的烩菜。但无论那种模式,这“十三花”里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肴便是“八大块”了,也就红肉,是老家宴请的一道主打,一般搁在上菜的中间上桌。在过去,人们生活拮据,走亲访友,许多人就是冲着这一道“八大块”来的,且上此菜之前,必要鸣炮,一是提醒客人“好菜”来了,也顺便提醒主家该给客人看酒(敬酒)了。过喜事时,新人必定要在此时开始——向亲朋敬酒,而丧事时,老小的外家也是选在此时给孝子们在鞭炮及哀乐声中进行披红仪式。

我曾吃过了老家举办的无数次“十三花”席面,也非常熟悉“八大块”的制作全过程。每次先是将新鲜上佳的五花肉煮六七成熟时(一般用筷子刚刚能穿透为止)捞出,水分干后,给肉皮部位均匀地涂抹一层蜂蜜,下入七成热的油锅内炸至肉皮成棕红色时捞出,置入另一锅事先烧开的沸水中浸泡片刻,待肉皮上布满茂密的小泡泡时捞出放凉,随后切成长3厘米、宽2厘米左右的块状,再下到用冰糖、盐、甜面酱、葱结、姜块、蒜瓣、及大料包(花椒、八角、荜拔、丁香、茴香、干辣椒、香叶、草果、桂皮等)熬制好的卤水锅中,文火卤制入味后捞出。皮朝下整齐地码入粗瓷蒸碗内(一般8块为一碗),随后装入事先用红萝卜、海带、豆腐等制成的打底菜里,入屉猛火蒸制一个半钟头后,出笼后翻扣在老碗里,再浇事先用黄花、木耳、西红柿、金针菇等调配好的浇头即成。

一般八人为一桌,大家按照规矩,只能夹走自己的那一大块红肉,同一桌食客有不喜吃肉的,碗里可能会剩余“自家”的那一块,但是对方不发话,从不会有人主动去夹菜,只有对方发话说:“谁想吃了就把那一块红肉吃了,倒怪怪可惜的……”这时候,想吃肉的人才会迫不及待地顺便说:“对,我给咱把它吃了。”然后边说边将那块子“人情肉”吃了去。

现在乡下人的生活水准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吃一块红肉了,面对高脂饮食,人们反而惧怕吃肥肉,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八大块”习俗却从未离开,每每面对这红红玛瑙入口即烂且喷香扑鼻的“八大块”时,人们都难敌其“美味”及香味的诱惑。

# 记忆中的西昌



欧阳

这两天,在网上看家乡同胞热情地絮叨着西昌的马拉松赛事——和往常一样,只要说到西昌,一定会把带着情怀的美景秀色晒出来:邛海、湿地,以及色彩斑斓的各种花草,等等,都会攀比比地地带出来……

的确,西昌的美就像故乡一样。有很多年,除非别人问起,我都不会把她拿出来炫耀,因为没必要,西昌之美是不需要语言叙说的。可是,这次我忍耐不住翻腾起脑海中的记忆来,想起了那些关涉到西昌之美的风物碎片。

早些时候看民国旧闻,说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就“陪都”选重庆还是西昌犹豫了一下,证据是他漫步邛海之滨时说,西昌真美啊,地方美,人也美,表达出眷恋不舍之情。这种论证不免牵强,我起初是不大信的。西昌作为“陪都”显然有些不现实,虽然比之重庆更安全,但落在横断山脉边缘的崇山峻岭中,交通不便,偏远闭塞不说,区区万数人的袖珍县城焉能容纳下庞大的民国政府和党国要员?后来,我去汉口,在

成为汉口风景的那天,我想到了蒋介石在西昌说过的话,汉口也很美,因之他会感叹西昌的美。再说,既然西昌是川滇中介的要冲,安置一个核心的“小政府”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事或许真有。

事实上,西昌景色之美古人早有文辞:据传明代进士马中良就称“螺髻山开,峨眉山闭。”能让“天下秀”之山色风景闭门谢客的处所,所指就是西昌之畔的螺髻山。我估计马进士可能不烧香拜佛,否则就不该这么草率。螺髻山险峻秀美的自然风景虽然有色泽泽美颜如仙界植物的索玛花(杜鹃)以身相许,但并不大适合寺庙产业。不过,邛海之滨的泸山很中和尚、禅师之意,也适合信众前往敬香请佛。我上大学的时候,泸山半山的寺庙前还有两棵活着的汉柏,应该是汉代西昌设立越嶲郡时的成就。

又过去了30多年,不知道古老的生灵是否还活着,最近这些年我都没有再去参拜它们。现在回到西昌,足迹相对而言都比较固定,如果要重读景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围着邛海闲在地转悠。两汉以降,或者明代以来可能都没有太大变化的西昌民居,现而今已经没有值得品味的砖瓦了。上世纪50年代还在

的古城如今只剩下一个城门洞,很多年都一直残破,但却完好得韵味十足,门洞城墙中部砖缝里长出的树一直坚韧地活着,与这座孤零零的城门为伴。可惜现在的城门洞被修葺得像新建建筑一样,真是不忍心再去看望它,人老了,怕把持不住掉泪。曾经活到上世纪末的牌楼和沿街的青瓦木板结构房舍,在经济先发达,文化尚未跟上发达的年月都逐渐消失了,和别处一样,满城都是包豪斯类的不透气建筑,一无可看。

邛海就不一样了。临上大学的那一年,意欲横渡这个淡水湖的倦游走到湖中央的时候,一激动就亲自喝下了原汁原味的邛海水,想尝一下味道,不为别的,只为湖水太清澈了。在靠近泸山的那一边,每当我漫步湖边,和视线只隔着一层薄雾“玻璃”的湖中水草会与我不期而遇,见着我的到来,她们会轻柔地摇曳瘦身,在微波起伏的湖面水声伴奏下,起舞相迎。然后我走了,远行北国到首都上大学去了。再回到湖畔,失去保护者的水草没了踪影,自溺有文化的当家人意念一闪,就把水中和湖岸自由生长的“杂草”统统消灭掉了,泸山那边,我常去的湖岸边不是

的水泥方块儿,就是成整齐规范状的大青石铺面,很现代的样子,让我想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边上清华大学的建筑设计专家。

幸运的是,半吊子学问的所谓现代设计必然短命。这些年邛海湖边的生态恢复、建设,已然渐次有序地拓展了多年。在相邻城市的这边,先行的湿地恢复已是有序有样,当下第三期工程也已经花草遍地、绿茵成行,不仅重建了以前的生态湿地,还扩大了湿地的区域。

尽管我不喜欢人为的杰作,但比之从前水草树丛乱长的风貌,现在的湿地景色、作物相宜:水草与飞鸟随风和鸣,鲜花和邛海共映蓝天。悦目赏心的是,湿地内各种草木鲜花怒放不断,四季有时,一派欣欣向荣……

收起对邛海的想往,回到西昌的城市,跟着前往市场、步履缓慢的母亲,走在繁荣大街后面杂乱的街肆里,我想,生机勃勃的西昌也应该像新湿地那样,告别水泥钢筋杂乱丛生的旧貌,让精心构建的图景,把西昌城编织的和花园一样。这也是我的祈望。